南山集

南山集卷三

桐城戴褐夫著

序

金正希稿序

余少而聞長老多道金正希名不知其何如人也心志之長而從事於舉業之文見經生所習皆不是以爲當求之古人歲乙卯偶於書肆廢紙中及人家敝篋棄不取者求之得金正希稿數十篇甫讀其一二則大喜曰是當然矣因乞以歸人亦以其棄物也而不吝吝焉歸而理之多脫落朽敗於

他處搜求補綴得覯其全因裝冩爲一集蓋深幸
夫向者之不迷惑於衆人汨沒之途而文章之果
有眞也嘗習誦讀之但見其獨往獨來吐棄一切
非卑論儕俗者之所能曉無惑乎今人之不習也
而特其激昂豪宕之氣時見於行墨之中則又私
心疑之以爲此何如人乎甯直文士而已哉已而
得先生出處大概乃執筆而嘆想像其爲人蓋未
嘗不悲其志而壯其節也夫人平居談天下之事
非不翹然可喜迨以身試焉而畏首畏尾徬徨瞻
顧當夫生死之交易節改行苟偷旦夕之命於其

向之言不啻若兩人然則先生之不朽者豈第是區區之制舉文章哉先生遭國家多難厲厲儒夫搖手相戒莫敢出聲而先生深情壯氣不可抑遏功未成而挫折以退退而家居怕手穧䕒以鄉兵保捍鄉里親身行伍之中苦心焦思卒以罥羣小之怒嗟夫當是時居高位據要津者皆讓夫小人其才力足以傾人之社稷而魁奇英偉之才反遺棄擯斥於荒山墟市無可如何而付之一死則其顚覆流離而莫之救豈足異哉豈足異哉古之志士仁人脫然於死生之閒非不知事之不可成也

事不成而姑以盡吾心事終不成而又不敢愛吾死先生其可謂志士仁人歟先生之文章氣節並顯於天下距今不過三十年耳天下不知有先生之文亦並不知有先生之人而獨一渺然小生拾其遺文於破簏故紙之間誦之於空山寂寞之內其亦可歎也矣乃書以爲序

陳大士稿序

余評閱有明先輩制舉文章無慮數十家而追於天啟崇禎之間有兩家並以文顯於天下曰金正希曰陳大士此兩人者皆天授非人力所可及也

大士生於臨川與同郡艾千子俱以古文號召天下當是時釋老諸子之書盛行學者剽竊餖飣背義傷道汨沒其中而不知出蓋文之弊極矣千子慨然憫之取一代之文丹鉛甲乙辨其黑白使天下曉然於邪正知所去取如溺者之遇舟而起病者之得醫而生其功可謂盛矣而能出其才力精魄發古人之未有以推壓一時之豪傑則莫如大士大士之文雄渾深秀抉其髓而去其膚摹其神而盡其變其意義皆破空而出人人皆如其所欲言他人苦心嘔血累日而不能發其一意得其半

詞者大士不待思索伸紙而書書盡而止一藝畢
畢乃更作如是者日數十藝而不竭誠哉其非人
力之所及也千子論文不爽毫髮生平極喜正希
而於大士猶若有憾焉豈以其縱横排蕩時軼出
於先輩之法之外乎余以爲此乃大士之所以爲
文之豪也而猶以爲譏何哉今夫四子之書言簡
而旨博世故之變盡具其中埋沒於腐辭陳言而
不得見亦猶名山水之幽窅奇怪久爲惡木之塞
其途而穢草之蕪其徑一旦有好事者芟其徑闢
其途飛泉峭壁幽巖好石得以效其奇於人則可

不謂山水之遇乎故吾讀大士之文其嚮往無異正希而存千子之說以自守於先輩之遺而無學大士而失之其於文也或庶幾焉然而未敢必也

方百川稿序

金陵之城北有二方子曰百川曰靈皋兄弟皆有道而能文者靈皋之文雄渾奇傑使千人皆廢而百川之文含毫渺然其旨雋永深秀兩人皆原本於左史歐曾而其所造之境詣則各不相同也靈皋客遊四方其文多流傳人間百川閉戶窮居深自晦匿世鮮有見其文者要其文淡簡亦非凡近

之所能識以故百川聲稱寂寞甚於靈皋頃余家青溪之涯距二方子四五里而近時時相過從得祟讀兩八之文往往循環雒誦不忍釋去已又悲世有佳文使之沉淪里巷之中畧不知恤而紫色蠅聲世相與尊崇推奉使之志滿氣得以爲當然良可歎也今年靈皋北遊餬其口於涿鹿而余亦賣文燕市未有過而問其值者將遂歸老江上灌園自給與百川兄弟寂寞著書以俟之於後世而靈皋自涿鹿貽書於余曰知吾兄之深者莫如戴子是宜爲文以序之嗚呼余自從事於文章舉世

不以爲工獨二方子環堵一室相與咨嗟吟詠人皆笑之今又以序方子之文也適增其笑而已矣他日歸當盡取百川之文次第排纘爲闡發其波瀾意度所以然者且刻之以示於世而余爲聊且書其梗概如此

方靈皋稿序

始余居鄉年少冥心獨往好爲妙遠不測之文一時無知者而鄉人頗用是爲姍笑居久之方君靈皋與其兄百川起金陵與余遙相應和盡靈皋兄弟亦余鄉人而家於金陵者也始靈皋少時才思

橫絶其奇傑卓犖之氣發揚蹈厲縱橫馳騁莫可涯涘已而自謂弗善也於是收斂其才氣濬發其心思一以闡明義理爲主而旁及於人情物態雕刻鑪錘窮極幽渺一時作者未之或及也蓋靈皋自與余往復討論而相質正者且十年每一篇成輒舉以示余余爲之隲定評論其稍有不愜於心靈皋即自毀其稿而靈皋尤愛余文時時循環諷誦嘗舉余之所謂妙遠不測者彷彿想像其意境而靈皋之孤行側出者固自成其爲靈皋一家之文也靈皋於易春秋訓詁不依傍前人輒時有獨

得而余平居好言史法以故余移家金陵與靈皋互相師資荒江墟市寂寞相對而余多幽憂之疾頹然自放論古人成敗得失往往悲涕不能自已蓋用是無意於科舉而唾棄制義更甚乃靈皋嘆時俗之波靡傷文章之萎薾煩思有所維挽救正於其間今歲之秋當路諸君子毅然廓清風氣凡屬著才知名之士多見收採而靈皋遂發解江南靈皋名故在四方四方見靈皋之得售而知風氣之將轉也於是莫不購求其文而靈皋屬余為序而行之於世嗚呼自余與靈皋兄弟相率刻意為

文而侘傺失志莫甚於余廻首少時以至於今已多歷年所所謂㝠心獨往者至余猶或貽姍笑今幸靈皐以其文行於世而所爲維挽救正之者靈皐果與有責焉而百川之文亦漸以流布於四方則四方之士所頼以鼓舞振起獨在方氏兄弟間而余亦且持是以聞執鄉人之口也於是乎書

狄向濤稿序

自科舉興而士之以功名垂於世蓋少矣夫士之研精覃思從事於場屋之文以應科舉其得之者往往登高第爲大官流俗之人相與豔羨之卽其

人亦莫不自以爲功已立而名已成也嗚呼此士之所以無功名也且夫功見於天下名施於後世者古大臣之爲者一代之中正不可多有又其次或效一職建一議卓然爲一世之所倚毗他如濂洛關閩不必身都爵位而功名爲古今之所莫敵此眞所爲功名者也世世之人求功名之說而不得而以富貴當之舉世之登高第爲大官者皆相與指而目之曰功名嗚乎此士之所以無功名也古者先王之教興士自小學以入大學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莫不犂然具備以故施於天

下後世而功名直昭垂至今其理載之於書書具在後之人棄而不務而研精覃思以從事於場屋之文夫從事於場屋之文不可以謂讀書也世之人第以是爲讀書之事巳具矣夫以從事於場屋之文爲讀書以科第富貴爲功名是故世之無功名者由世之無讀書者也當此之時苟有卓然自立於其間者必去其富貴科第之見而後可與共功名也必罷去場屋之文而後可與語讀書也吾友狄君向濤年踰二十卽舉進士登高第入翰林人莫不艷羨之而其場屋之文爲士林之所傳誦

果如世俗之議則向濤之功已立而名已成而讀書之事已畢矣向濤不色喜而抑然自下益其於古人之道方日進而未有已者然則向濤之得第非向濤之功名而向濤場屋之文又向濤之糟粕煨燼而非向濤之所以爲讀書者由向濤之道而日進不已吾見向濤之追蹤古人不難也至於向濤文章之美余友劉大史陂千序之詳矣而向濤復屬余爲序余故獨著向濤之志如此以見世猶有卓然自立不爲世俗之所浸淫者益以告天下科舉之士其必有以余言爲然如向濤者也

徐文虎稿序

頃余移家秦淮之旁閉戸窮居鮮所與來往而里中徐君文虎與其兄位三輒時時過余先是位三已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而文虎猶困於諸生且十餘年或有爲文虎傷之予告之曰君亦知夫燕人之買於閩者乎燕齊之間饒棗栗常以之誇示於四方而閩之南有荔枝者丹囊絳膜有皺玉星毬之稱剖而食之其甘芬浸齒舉山海之珍皆莫之能敵也燕人買於閩閩人餉之以荔枝燕人食之唇嗽舌裂咯咯然吐之於地瞠目熟視而嘆曰

嗚呼是安能及吾鄉之棗栗乎他日見苦李之棄於道旁酸棗之垂於庭擷而拾之以歸遍示賓客曰此閩之所產也閩之人皆笑之文虎之文乃閩之荔枝也不幸而遇燕人之唾棄彼且握手相戒以爲鴆毒莫過於是宜乎南中之苦李酸棗充滿羅列於燕市也世有不爲燕人者而文虎之荔枝庶其得售於市會文虎屬余爲其稿序余因卽書此以歸之並以示位三其以余言爲然否也

汪武曹稿序

吾友汪子武曹刻其所爲舉業之文而以書貽我

於秦淮曰願有言也夫舉業之文號曰時文其體不列於古文之中而要其所發明者聖人之道則亦不可不以古文之法爲之者然天下人人爲之而人人舉莫能知之背義傷道勦說雷同相習而莫悟其非蓋舉業之名存而實亡也久矣武曹乃以先儒之旨前輩之法爲之正告天下天下之從事於舉業者乃恍然悔悟其嚮者之非而思改其所爲非汪氏之書不讀也風氣於是爲之大變而武曹所自爲之文要自橫絕一世所謂以古文爲時文者吾於武曹見之是則舉業已將亡而嘗賴

武曹以存之也嗟乎武曹之志豈嘗欲存舉業之文者哉武曹之言曰時文興而先王之法亡世之從事於舉業者冥冥茫茫不以通經學古爲務其於古今之因革損益與夫歷代治亂廢興之故無所用心於其間則雖其文辭爛然而識不足以知天下之變才不足以應天下之用是舉業有累於先王之法也余嘗與武曹讀書蕭寺相與抵掌扼腕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此而武曹熟諳前代典故其利弊變更言之洋洋灑灑無不洞悉其原委酒闌燈炧解衣磅礴余聞之未嘗不爲之色飛而起

舞也顧武曹抑鬱不得志第以舉業教授生徒念
時文之是非關人心之邪正俗學紛起講解訛謬
於是正其闕失明其旨趣而聖人之道以大著夫
聖人之道著是即先王之法存也故夫武曹之於
舉業以不存者存之也嗟夫舉業者人爭爲之而
適以亡之武曹本不欲存之而適以存之然則讀
武曹之書與讀武曹之文者其亦可以悲武曹之
志矣武曹古文辭深得司馬歐陽家法區區所爲
時文即武曹亦不欲自存顧自時文興而古文亦
亡頃者余與武曹執以古文爲時文之說正告天

下而眞能以古文爲時文者武曹之外余未之多見也是則時文賴武曹而存而古文亦存而先王之法亦未嘗不存使時文而皆如武曹也則雖存之可也

徐貽孫遺稿序

雲間汪建士刻余亡友靑陽徐貽孫遺稿若干篇既成而余爲之序曰嗚呼余天下之窮人也而所交多窮士其間潦倒困阨窮不自振而復不永其年以死者往往多有如無錫劉言潔祁門汪獻其文章學問皆卓卓過人而賫志以沒至於貽孫死

介以正命尤可悲而歎也當丙寅丁卯之間余與貽孫先後貢於太學太學諸生與余最善者莫如言潔貽孫則僅識面而已而貽孫最善方靈皋靈皋與余同縣最親愛者也貽孫介靈皋以交於余而靈皋介余以交於言潔此數人者持論斷斷務以古人相砥礪一時太學諸生皆稱此數人爲狂士已而貽孫言潔相繼歸而余與靈皋以賣文留滯京師歲丙子冬聞言潔之喪余與靈皋爲位而哭明年春余釀金歸葬言潔而靈皋亦南還又明年冬貽孫之友曰吳七雲至自青陽訪余於秦淮

之上爲言貽孫發狂投水死嗚呼士之能自豎立而不與世波靡者抑已少矣苟有其人必窮不能振舉世皆欲殺之以爲快而鬼神助之以速其淪亡此可爲痛哭流涕者也貽孫故有幽憂之疾不能自解釋靈皐嘗指余以示之曰君不見戴子乎所遺極人世至窮之境而不能戕其生者能自解釋故也吾子不從吾言必發狂且死可不戒哉貽孫鬨之矍然自失也而靈皐之言卒果驗七雲曰貽孫將死爲書一函致戴方二子隨取燒之七雲因檢其遺稿付余而建士素不與貽孫言潔相識

以余故乃慨然欲爲雕刻其文而言潔之文其家匱不肯出於是遂刻貽孫文單行於世貽孫性狷隘不能容物而文亦似之故多訐露之言善於雕鏤物態而言潔之文渾涵汪洋多淡蕩之趣此兩人所爲文以視世之登高第者豈可同日而語乃潦倒困阨不能自振而復不永其年以死而貽孫之禍尤烈余與靈皋每追憶舊游未嘗不涕淚之横集也七雲收其遺文於敗篋故紙之中而建士爲表彰而出之於世此兩人可謂愛朋友好文章而余亦可藉是以慰貽孫於九京矣獻其之文余

採入他書者頗多有故不復另刻而貽孫有妻弟曰孫涵士字淳淵能文章早卒往余在京師今順天巡撫侍郎李厚菴先生嘗見其試卷極賞之因問其平生於余余歸而欲述其語以達於淳淵而淳淵死已二年矣因附錄數篇於貽孫遺稿之末蓋貽孫存時嘗爲余極稱淳淵今錄其遺文亦貽孫之志也

自訂周易稿序

余家世治詩余亦治詩後更治易嗚呼易之道大矣夫子以爲可以寡過往時讀其言而不知自省

也既學易而後知其生平動靜無時不在過之中而無有一當輙不禁涕淚之橫集也先是余之學易也一二師友皆教余勿看講章勿聽俗儒講說余從之果有得焉已而見近世所刻衷旨諸書其荒謬不通不可勝舉而時文宗之而易幾亡矣自始皇李斯焚燒詩書百家之語而易獨不與其禍至今幾二千年而亂於鄙夫小生之訓詁與科舉之業豈天之欲喪斯文滅六經而假手於俗儒以補秦火之遺漏不然則鄙夫小生其罪不減於始皇李斯而獨居窮經之名取富貴之資聖人之道

幾何而不息也余以歲庚申冬讀書於友人趙良冶家始靜觀周易之義毎夜篝燈爲文不蹈襲時解頗有所發明而文字一洗訓詁舉業之陋凡五十日得文數十篇而先君子江干之變聞矣踉蹌棄去今無事偶一理之惘然如隔世以余之窮且多患已無復知有生人之趣何况於區區之文字然是文也於易之義不無小補因存之而吾且絕意世事欲攜周易一卷隱居深山之中朝夕占玩考較諸家而勒爲一書或可借以稍寡其過亦足以樂而終身矣因書以俟之

黄崑圃稿序

文章之遇合蓋有可必不可必者矣可必者一出而即遇投之而輒合若操券而得其不可必者窮年畢世至於潦倒困憊而終無一遇世遂謂科第之得失有數存焉於其間理固有然而要亦有不盡然者今夫匠石之操斧斤而入山林也拱把以上者過之而不顧其大者絜之百圍然或軸解拳曲則亦過之不顧至於梗楠杞梓豫章之材未有不以爲美而欲得之者也故夫拱把以上與夫軸解拳曲之材其遇不遇固可以數言之若夫梗楠

杞梓豫章有遇焉無不遇也無不遇則其材之所可操者有以致之而不可以數言之矣宛平黃君崑圃自爲童子即以文章知名於世居無幾即舉於京兆遂成進士及廷對天子親擢黃君及第第三人黃君方弱冠其文自試童子至今無一落者而人人皆以爲工是則黃君之遇合有可必無不可必也豈非楩柟杞梓豫章之材雖工師匠人無不睥睨聚觀而況匠伯者乎余之論黃君之文章與其遇合者如此吾友汪君武曹好商校人士多否少可而亦獨極稱黃君聞余之說而亦以爲然

也會武曹既論定黃君之文以行於世而黃君屬余爲其序因遂書之

李潮進稿序

余平居讀書從事文章之際竊以爲制舉之文亦古文辭之一體也世之人廢古文辭不觀而別有所以爲制舉之文曰時文之法度則然此制舉之文之所以衰也今夫文之爲道雖其辭章格製各有不同而其肯非有二也第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未之有異也何獨於制舉之文而棄之且夫制舉之文所以

求得舉也然而得失之故初不繫於此其得之者未必其文之皆工也其不得者亦未必其文之果不工也而特君子之所以爲之者必不肯鹵莽滅裂以從事而得失之數不以介於心是故其制舉之文卽古文辭之旨莫之有二也毘陵李君潮進所爲制舉之文不肯苟且雷同其法無不具而要皆以古文之旨爲之者使鹵莽滅裂者見之必將舉而棄之以爲非時文之法度而豈知李君正不屑爲時文之法度者乎李君旣舉於鄉遂復舉於禮部夫世之人所以從事於時文者謂其易舉耳

而未見其皆得舉如吾李君之文未嘗不得舉則夫古文之旨其其必欲舉而棄之者亦見其惑矣李君少從余友蔣君玉度游玉度有道而能文者源流派別經其指授而陳君曾起蔡君龍光兩人皆毘陵之秀也李君相與往復劘切以余之荒落失學而李君不鄙而棄之以爲可與於斯文也余嘗病天下之從事於制舉之文而未見有卓然自立能讀書者之出於其間而文章之旨或幾乎亡矣今讀李君之文有深幸焉故爲書之如此云

意園制義自序

余少而狂簡多幽憂之思厭棄科舉欲爲逸民以終老年踰二十家貧無以養親不得已開門授徒而諸生非科舉之文不學於是始從事於制義以爲制義者亦古文之一體也乃集學徒告以文章之源流而極論俗下文字之是非諸生作文輒嘗請余命筆以爲之式雖時時散軼而存者猶四百餘篇歲癸酉秋余自福建還江鄉偶於破簏故紙之中檢出淘汰其十二三存其可觀者三百篇彙爲一集畀以授二三門人且告之曰余之爲是也非苟易也根柢於先儒理學之書未之敢失也取

裁於六經諸史以及諸子百家之言未之有遺也
所一題入手靜坐屏氣默誦章句者往復數十過
用以尋討其意思神理脉絡之所在其於集註亦
如之於是喉吻之際畧費經營振筆而書不加點
竊此二三子之所見而知者也竊以謂天下之景
物可喜可愕者不可勝窮也惟古之琴師能寫其
聲而畫史能貌其像至於用之於文則自余始嘗
夫含毫渺然意象之間輒擬爲一境以追其所見
其或爲海波洶湧風雨驟至瀑瀉巖壑而湍激石
也其或爲山重水複幽徑相通明月青松淸泠欲

絕也其或爲遠山數點雲氣空濛春風淡蕩夷然
脩然遠出於塵外也其或爲江天萬里目盡飛鴻
不可涯涘也其或爲神龍猛虎攫拏飛騰而不可
捕捉也其或爲嗚珂正笏被服雍容又或爲含睇
宜笑絕世而獨立也凡此者要使行墨之閒彷彿
得之故余之文章意度各殊波瀾不一不可以一
定之阡陌畦徑求也二三子即余言以求其意象
當亦有惝怳遇之者乎嗚呼文章之事難言之矣
余之爲是也窮而滋甚世未有感歎而愛惜之者
獨三四故人窮士知而愛之而余亦不忍棄也今

以援二三子二三子不以余之躬爲戒則於是集必有所得也夫

孫檢討課兒草序

余年二十餘始從事於制舉之文其爲之者不與衆人同然衆人多以文名於世世或且取科第以去而余流落困頓爲舉世之所共棄獨檢討孫子未最好之蓋子未所以爲制舉之文者亦不同於衆人宜其好余之文不厭也嗚呼今之取科第者大抵以鹵莽滅裂而爲之及其得之則又舉向之所爲鹵莽滅裂者視爲筌蹄而委而棄之不復顧是

故終其身而懵不知制舉之文者莫其於科第之人則今日者科第雖僅存而制舉之文早已亡也予未之文其爲之者既不以鹵莽滅裂而至於既第之後猶時時鑽研反覆不釋諸手故其既第之後制舉之文尤工歲乙亥余遊燕市時時過予未邸舍而予未出其課兒草示余凡若干篇予未之於文洵勤矣余十餘年來憂患困窮於世事皆不以屑意雖向時好時文之意亦澌然盡矣見予未之工且勤而追憶疇昔支離攘臂其間竟復何用至今而慚悔交集乃遂決然舍去未嘗不自笑也

余雖既已荒落而于末之所為者猶流傳人間則制舉之文幸不至於盡亡也故書之

吳七雲制義序

余以舉業之文為世所推然余之志固不喜為舉業之文者而舉業之家輒多以文章相示於是四方能文之士余皆得而交之昔者吾友靑陽徐貽孫嘗為余言曰同縣有工為舉業之文者曰吳君七雲既與余別五六年中間以書來問輒又往往及之今年春七雲過我於泰淮旅舍為流涕而言貽孫死狀言已則相持泣且曰貽孫遺文予皆存

以行世而余因得七雲舉業之文讀之益信貽孫之知言不我欺也七雲自言少從事於時文未免沿腐爛之餘習長而與貽孫同讀書於九華日相鑽研商榷乃慨然毀其舊作而崇尚先輩大家之文今其所爲大抵得力於貽孫者爲多然猶懼未能脫然於世俗而願與吾子決之嗚呼貽孫不可作矣今見七雲如見貽孫蓋兩人之篤行修謹處懷樂善固有畧同而其文之阡陌意境則吾固能言其梗概也貽孫好爲短音促節而激昂嗚咽時有近於訐露而七雲深入理解轉變不窮時亦有

遁於漫漶至於取法於先輩大家而脫然於世俗者則兩人固未之有異也然予向與貽孫言欲天下之平必自廢舉業之文始因勸之從事於性命與用世之書貽孫善余言而未之能行也則吾今日之僅僅序七雲舉業之文者又豈盡予之志也夫七雲曰亡友亦時為我道斯語矣因書之簡端

鄭允石制義序

往余自浙東踰仙霞經建寧延平而至福州其間山巒之峭拔水之瀠洄石之奇怪與夫名葩異卉之芬芳其佳麗真冠於東南而士人皆好讀書能

文章平居友朋講習磨礲砥礪皆有元本尤爲他
邦所不及是時余友孫檢討子未爲福建考官得
人最盛而鄭君望士名居第一余因與望士往來
署識閩中人士今年余友編修阿雲舉主考福建
其得人與子未前後相望而鄭君允石名居第八
則望士之兄弟行也允石計偕北上道出吳門而
以其全稿致余於金陵屬爲序之蓋閩中之工爲
經義者自有明稱極盛數十年來流風餘韻不至
歇絕安溪李厚菴先生冥心孤詣超出前人而後
來之秀無踰於漳海鄭君仲他如吳位子林修伯

名最著此三人皆予未所取士也其文余皆得而見之今年冬宿松朱字緑新從閩來為言閩之能文家頗多有而惜余多未之見今見允石之文凡二百餘篇皆能自出機杼不蹈科臼卓然成一家之言而觀其交朋所綴評語則知其平居講習磨礲砥礪者既深且久而允石之文直可頡頏於居仲位子修伯之間也嗚呼自余遊閩於今六七年其山川花鳥歷歷如在目前而嘗竊有遺恨者三未食荔枝未遊武夷未見隱士洪石秋今聞字緑之言則吾未見能文章者猶多也故因序允石之

文連而書之

左尙子制義序

吾縣先達之善爲制舉文者推少保左忠毅公爲最忠毅者天啓中死崔魏之禍者也忠毅舉萬歷丁未進士當是時文訞叠出波蕩後生莫可救止而忠毅所爲文超然獨出塵壒㬌其生平好爲清眞切實之文深入骨理謝落皮毛而剛勁之氣不可遏抑余少從事於制舉之文輒取忠毅之遺編時時誦法之不倦而忠毅之孫曰未生與余同學相善兩人心摹手追未嘗不嘆息忠毅公之文之

不可及也居久之耒生嘗爲余稱其姪尙子之文能不墜其家法尙子方居荒江之墟而余居城市閒歲輒一見見輒別去余固未嘗得尙子之文而一覽觀之也頃余僑居金陵而尙子常過江訪余於靑溪之曲先後出其稿數百篇示余余反覆卒讀而歎忠毅之家法果尙存也歲己卯之冬尙子復踵門而來請曰吾將刋其稿以行於世願吾子序之蓋尙子以今歲之秋舉於鄉其塲屋之文四方流播莫不稱嘆以爲工絕因遂欲盡讀其稿而尙子亦不能自匿也嗚呼方余與耒生論法忠毅

之時兩人年甫二十傷俗學之日非追前賢之遺緒盱衡抵掌自謂舉世莫當淩尋荏苒忽忽又二十餘年來生伏處田園無意進取而余飄泊四方賣文以餬其口未有訪沉冥而叩寂寞者而尚子最後起乃能出其精氣光怪受知於主司而流布於天下廻首舊遊欣愧交集其亦可慨然而興歎已矣顧余猶有言於尚子者忠毅以清風勁節罹於黨禍海內至今仰之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正而寻嚮之誦法忠毅者固不徒以其文之善也尚子為其後人能不墜其家法則他日所以自監者吾

於今日所綴之文卜之矣侗子欣然而作曰有是哉子之言是也余雖不敏敢不勉之

史某制義序

往余在京師與溧陽史君千里游千里能文章其平居論文多否少可而顧獨稱其姪某之文已吾友王雲衢亦爲余數數言之兩君賢者其言信而有徵也君有頃某入京師余輩嘗置酒高會某未嘗不在坐當是時無錫劉言潔金壇徐沂再嘗熟嚴寶臣武進錢竟工及雲衢與余日酣飲論文皆目屬某爲玉堂之器蓋距今已十年矣歲月如流

升沉異態言潔已物故獨寶臣舉進士高第入史舘雲衢沂再皆連蹇不得志而余流落困頓殆甚乃某與亮工始以今歲之秋同舉於鄉廻首死生盛衰聚散離合之故其亦可感也夫史氏爲溧陽鉅族自前世多有偉人某之尊人某翁自少年即廻翔舘閣將大用而卒其伯子繼起爲侍從近臣今某又巍然擢高科行且兄弟並列崇班而余輩矚之目屬某以爲玉堂之器者誠不偶然也因書以俟之

宋嵩南制義序

制義者與時爲推移故曰時文時之所趨遂成爲風氣而士子之奉以爲楷模者胥會於一然而勢有所止情有所厭思有所窮運有所轉於是乎數十年而變或數年而變或變而盛或變而衰往往相爲倚伏而當屢變之時輒有不變者存理取其精潔不可變也法取其謹嚴不可變也辭章格製取其雅馴而正大不可變也故曰屢變之時輒有不變者存君子爲其不變者且以其不變者而變時之所趨此則先正之文是也吾友宋太史嵩南先生悼時文之繁濫乃獨取先正之文相與依倣

而馳騁吐棄凡近掃除塵垢眞之先正集中幾無以復辨則時文雖屢變而先生之文固爲其不變者也先生之文爲其不變而吾知時文風氣之欲變其在此矣良醫之發藥也必因病而國工之角勝也必爭先今之文支離臃腫誇多鬬靡而決裂先正之規矩者至矣先生以依倣先正者救之因病發藥而無不愈之病爭先角勝而操不敗之勢則先生固時文中之良醫國工也故曰先生之文爲其不變者而知時文風氣之欲變也先生年踰弱冠即發解江南爲第一人旋登進士入史館其

於制義一道猶時時不釋手揣摩諷誦甚於寒素
夫先正之文不盡出於宦成之後而先生所作視
未第之時更工吾因之有感矣夫得魚者忘筌得
兎者忘蹄時文者科第之筌蹄也收魚兎之利而
遂置筌蹄不顧者豈少哉舊學盡失一旦膺文章
之任鹵莽滅裂以從事固其宜也先生屢日主試
滇南衎人最盛行且再典文柄則時文風氣之變
其必自此書始無疑矣

趙傳舟制義序

婺源王君汝山嘗爲余稱趙君傳舟之爲人與其

文余心志之於今年秋間傳舟自錢塘以書抵余盛稱余文之美且曰余於叔父驂期所見吾子古文必傳於後世無疑今吾之稿且刊刻行世願吾子有言也傳舟登賢書已十年自世俗之論以爲文章之售者必工其不售者必其拙者也而科第爲世之所重雖其榮且顯不及曩時之萬一而士薫於習俗猶莫不艷稱之然則潦倒如余操不售之文而抱至拙之技方爲世人之所共棄而傳舟已嘗得志於場屋乃獨殷勤鄭重好其文而欲得其言傳舟之爲人從可知矣傳舟之稿爲汶山所

點定汶山嘗以示余余頗歎汶山之知言傳舟屢
上公車不第則其文尚有不盡諧於世俗者而驂
期與余交十餘年余嘗稱其文殆如古人所云欲
與釜雷同者而驂期亦久困公車文愈高則知者
愈少豈不然乎余序傳舟之稿而并及驂期嘆其
眞賞之難如此而汶山言傳舟於禮部之試皆旣
得而復失然則世尚有知傳舟者目前之得失不
足論也至於傳舟文章之工汶山論之詳矣余不
復云

自訂時文全集序

余少而多病家又貧未嘗從塾師學爲時文也稍長病有間因窮六經之旨稍見端倪而旁及於周秦漢以來諸家之史俯仰憑弔好論其成敗得失間嘗作爲古文以發抒其意將欲閉戶著書以自見於後世而余多幽憂之思性又不就世榮遂欲棄塵離俗巖居川觀爲逸民以終老區區之志如此而已當是時家甚貧先子授徒他方而自六歲從塾師受學凡五年而四書五經讀已畢余以疾且偷惰遂廢業不知自力於學比讀書稍有得年已二十矣先君子束修之入不足以給饔飧余亦

謀授徒以養親而生徒來學惟時文之是師余乃
學爲時文而見近日所雕刻流傳熟習人口者卑
弱不振私竊歎之因以其平日所窺探於經史及
諸子者條貫融釋自闢一徑而行先君子曰此所
謂爲於舉世不爲之時者得無不免於困乎先大
父曰困何傷因撫余頂而勉之曰是在勿怠而止
耳里中有潘木崖先生博雅君子也家多藏書余
往往從借觀因師事之而縣司敎爲王君我建兩
人皆奇余曰此文章風氣之所繫其在韓公伯仲
間乎韓公者即故大宗伯慕廬先生是時適以雄

駿古雅之文登高第所謂爲於舉世不爲之時者也居久之乃得入縣學又數年貢於太學先後受知於督學使者爲諸城劉公吉水李公皆以國士相待而余自入太學居京師及遊四方與諸君子討論文事多能輔余所不逮宗伯韓公折行輩與余交而深惜余之不遇同縣方百川靈臯劉北固長州汪武曹無錫劉言潔江浦劉大山德州孫子未同郡朱字綠此數人者好余文特甚靈臯年少於余而經術湛深每有所得必以告余余往往多推類而得之言潔好言波瀾意度而武曹精於法

律尋之文多折衷於此三人者而後存今集中所載者是也余自年二十以來於時文一事耗精敝神雖頗爲世所稱許而曾無得於已亦無用於世回首曩昔之志輾轉未遂必有高人逸士相與竊笑於窮巖斷壑之中者矣始尋之爲文放縱奔逸不能自制已而收視反聽務爲淡泊閒遠之言縹緲之音久而自謂於義理之精微人情之變態猶未能以深入而曲盡也則又務爲發揮旁通之文蓋余之文自年二十至今凡三變其大畧如此余本多憂而性疎放尤不好時文既以此教授則不

當以苟且之術貽誤生徒而世所雕刻流傳習熟人口者諸生以余教誡故不學而余不得已間嘗自有所作示諸生以爲之式而武曹好余文嘗敎余多作余不可則嘗閉余於蕭寺中命題以數十百討作畢乃聽出曰六經之旨借君手以明耳而余嘗以一月或十餘日作已畢故余生平之文甚多然皆出於勉强非其中心之好而散軼零落不自收拾者不知其幾矣篋中所存尙無慮五百餘篇往者常自擇別分爲兩集集各近二百篇韓公及武曹大山百川爲叙而行之於世海內學者翕

然信之不以爲非轉相購買幾於家有其書矣今年秋一二門人來謁曰往者所刻板剜敝不可印盍再刊之余乃悉取舊本更定删去若干篇復增入未刻諸作而以授之嗚呼余非時文之徒也不幸家貧無他業可治乃以時文自見失足落人間究無救於貧困而人世得失榮辱之境其爲幻妄夫何足道虛名雖盛而譏謗亦隨之蓋至是而先君子之言果驗矣余向者所與討論文事諸君子皆登科擢高第以去百川言潔則九原不可復作而先大父先君子與潘王二先生及劉公韓公皆

相繼謝世余已年垂五十矣抱其區區無用之書手持而食雜於市人郵豎之間擁褐高吟與二三子論文講藝於塵囂雜遝之地不亦愚且惑之甚乎行且舉手謝時人以去山林杳冥窮居不出尙欲一酬曩昔之志而此集也視之已不啻遺跡亦何所用其喋喋爲而特書其爲時文之本末以告海内學者庶幾其悲余之志也

洪崑霞制義序

吾友洪君崑霞以諸生高等貢於太學遂不就有司之試而謁選以去客曰洪君才士使試於場屋

未必終不得當而決然舍去何也余應之曰君不見夫燕市之豪乎夫燕市之間佳麗人之所出也燕之市有豪焉以好色聞而下陳之所充金幣之所購或爲戚施或爲籧篨皆人所共棄者而獨收焉人皆怪之以爲此豪也其或迷惑之疾使然歟乃豪之客有共美以爲美好者豪之鄰亦有窺而悅之者夫人可信莫如目而至無難辨者莫如色孟子曰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以今觀之則目亦有不可信而色亦有莫能辨者矣烏在其爲同然也耶豈其是非之心一失而耳目遂皆有不得其

常者耶今之不爲燕市之豪者無幾矣豪之容與
憐其人亦不少矣使有佳麗人至於其前有不嫉
而擯之者乎彼窈窕貞靜之女背低首歛氣逐逐
戚施籧篨之側乎彼戚施籧篨者流初亦自知其
可憎不復自比於人數乃一旦見有悅之者則亦
遂施朱塗粉居然自以爲國色此窈窕貞靜之女
所疾趨而避者也客曰洪君之不就有司之試而
決然舍去吾乃今知其故矣

儲禮執制義序

太原有白君琳者嘗貽書於余曰僕之鄉有二異

焉往者用皮以緣帽皆以貂貂貴而爭賤而今則
皆用羊曰吾無所用於貴者爲也世皆貴馬而賤
驢今則驢之價且倍於馬而乘馬者十無一二不
復知驢之爲賤而馬之貴也嗚呼人之情大抵如
此吾懼子之貂與馬之無用也白君之論則激矣
然則時之所直勢之所趨誠有可悲而嘆者國家
以經義取士其制豈不善哉乃士之得舉者不盡
謂其爲貂爲馬也誰實爲之而使羊之皮得施於
首而驢之足得獨騁於市也貴者賤之賤者貴之
而所舉之士其中遂多有爲世所嗤笑鄙夷而不

足齒者夫如是而取士之大典無乃弁髦褻越之已甚乎則夫司校士之責者其爲侮聖經而蔑帝制罪莫大如此此矣吾友儲君禮執之文在近日未見有比並者其文行於四方四方之人皆期於得舉以爲風氣之轉移實在於此夫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則夫摧陷廓清一洗前日之穢豈竟無人爲而欲得夫貂輿馬之用宜莫先於禮執吾不敢以白君之料余者料禮執也故書以序其稿並以爲司校士之責者告焉

繆太翁遺稿序

泰州有積學能文之君子曰繆翁翁平生所爲經
義最工屢試塲屋不第年僅踰四十而卒翁之伯
子曰沅余同年友也一日余卧未起拜我於床下
嗚咽流涕曰吾先人遺稿沅將欲刋其十之五行
世序吾先人文莫如子蓋吾先人於讀書之外無
他嗜好所爲經義無慮數百篇用意鑱刻而諷誦
皆出入經史一時學者莫不稱之乃獨見斥於有
司沅少時好吟詩欲放蕩山水間先人教余學文
應舉嘗以已所爲文命沅諷習朝夕督課之曰吾
生平苦心爲文而未得售爾能繼吾之業當必得

之沅跪而受教今先人沒已數年而沅之舉於順天也場屋所命題適多先人所作沅猶能記憶遂書之卒得售是先人之文不售之於生前而猶能售之於身後在先人亦可稍慰於地下矣余曰以翁之未嘗得志而必之於其子以君之鄉舉而得之於其沒則夫文章之光華不可掩而君之能讀父書以成父之志其亦可謂孝矣在昔余先君子博極羣書詩文皆百卷皆可傳誦乃運蹇困頓年亦不滿五十其惓惓屬望者亦欲余之有以振其緒於身後而余荏苒蹉跎爲世所共棄卒不能有

所成就以慰先君子之望余之愧君也多矣君方年少有才氣遊公卿間名聲藉甚所以光大其先者又豈有量也哉

劉退菴先生稿序

淮上劉退菴先生今之篤行君子也自俗之敝也禮義仁讓先廢於士大夫之間先生嘗痛之生平立身行己悉中於法度而高致遠識超然塵壒之表余以賣文餬口游於士大夫間區區一二十年而以爲可以式習俗之靡無踰於先生先生以進士起家歷官郎署非其好也未幾即引疾歸而

閉戸課子及孫與其羣從惟以讀書修行廉恥忠信爲訓誡其家皆遵其教唯謹余嘗過淮上謁先生於怡園怡園者先生讀書之所也板橋流水槐柳環匝四時之草不絶於庭先生謝絶世事翛然獨往以視世之貪饕於富貴而苟焉以決性命之情者豈可同日而道哉先生往官京師其邸舍蕭條如寒士車馬鮮至其門每余至先生輒大喜命酒歡飲縱論當世事往往至夜分而罷以余之疎放蹇拙與世多齟齬諸公貴人或且有無故而欲摧折之獨先生不以爲不肖而辱蒙奬許以爲不

同於世俗余深愧先生言也而先生之所見其與
世人之好惡相去遠矣先生諸子皆有道而文而
伯子紫涵尤與余善蓋余游於劉氏父子間見先
生之篤行觀其子弟皆循循孝謹竊以爲劉氏一
門古之道猶有存焉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此
余之所爲肅然敬也歲丙戌冬余客吳門適紫涵
自淮上來以先生文稿一編見示余讀之亦非今
人之文也昔文中子分別前人之美惡而卽其文
以推論而得之說者謂其評論不爽毫髮今先生
之文高潔渾厚則亦與先生之爲人適有相肖者

余與先生游多歷年所竟未得先生之文而讀之甚矣余之陋也而先生之韜藏自晦其奇為世人之所不識者又豈特此而已也耶後有文中子者讀先生之文考先生之世與其立身行已之詳必能出一言以評之而余為書先生生平之大畧以待焉

章太占稿序

質者天下之至文者也平者天下之至奇者也莫質於素而本然之潔纖塵不染而采色無不受焉莫平於水而一川泓然淵涵渟蓄及夫風起水涌

魚龍出没觀者眩駭是故於文求文者非文也於奇求奇者非奇也會稽章君太古之文無愧於質且平之二言夫爲文而至於質且平則其品甚高而知者亦甚少非世俗之所能爲亦非世俗之所能識也今夫浮華濃艶刋落之無遺而後眞實者以存潦水旣盡寒潭以清此其所以造於質且平也假使世俗而爲之則其所爲質且平者枯槁頑鈍而無一有安在其文亦安在其奇也嗚呼世俗莫不好文而惡質好奇而惡平彼其所謂文與奇者旣已不知其非是而吾與君方抱其平與質者

以交離擴臂於其間豈能以有合哉余方欲與時
溯絶而君浮沉世俗猶欲蘄其有合於世其倘終
抱其質而毋漓之終守其平而毋鑿且汩之也哉

蔡阜亭稿序

往余僑居金陵凡九載而金陵人推世德之家輒
首曰蔡氏余擇交於蔡氏得兩人焉曰岡南曰甘
泉岡南多才藝有器識而甘泉遊於酒人好吟咏
風流自豪余因兩人以交於阜亭在蔡氏輩行爲
卑出入恭謹而年少好學文章瀟灑有自得之趣
上元黄際飛爲刊其稿行世而岡南甘泉皆謂余

曰子不可以無言也蓋蔡氏之先多隱德子孫蕃衍科第聯緜不絕阜亭最後起文章與行誼俱爲一時所推重今已登進士入史館人莫不榮之而阜亭欿然若不以是自足者吾於此知蔡氏之澤之未艾也初阜亭與余訂交在京師宣武門外阜亭不以余爲不肖而兄事余是時鹽城成乾夫睢州湯孟升歙縣吳綺園宿遷徐壇長與余及岡南阜亭嘗飲酒高會以古人之道相期許而阜亭年甚少有氣概吾黨尤目屬焉已而各分散去而阜亭與孟升以官翰林留京師今執筆而序阜亭之

文迴首舊遊有慨然而興歎者矣於是乎書之以付岡南甘泉使刻諸簡端而至於阜亭文章之美具波瀾意度際飛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吳宏表稿序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是固然然亦有不盡然者今夫黍稷稻粱天下之正味也而人之情顧有思得山海之珍遠方之奇異以爲快雖其未必皆可於口而七箸之所須非是不飽焉至於飲食之人饕餮之徒則又美惡之不擇而餒敗之齒臭腐之物甘之而不厭此兩者雖其高下之不同

而其爲不知天下之正味則一也雖然山海之珍遠方之奇異日用之所不能常有者也餒敗之臭腐之物一人屬饜見者皆唾焉此兩者雖其所嗜在此而不能不反而食夫黍稷稻粱以養其生者亦其勢也今夫考官之衡文也其唯詭怪之嗜者則前一說也其雷同相從惟平庸陋劣之是嗜者則後之一說也而天下之正味其不入考官之口也多矣苟一旦而食夫黍稷稻粱以養其生則吳君之文於是乎售矣吳君久不遇屬余序其稿余爲是喻以慰其思焉

程偕柳稿序

昔者余亡友方百川氏之論文也曰文之爲道須有魂焉以行乎其中文而無魂焉不可作也余嘗推其意而論之曰凡有形者謂之魄無形者謂之魂有魄而無魂者則天下之物皆僵且腐而無復有所爲物矣今夫文之爲道行墨字句其魄也而所謂魂也者出之而不覺視之而無迹者也人亦有言曰魂亦出歌氣亦欲舞此二言者以之形容文章之妙斯已極矣嗚呼文章生死之幾在於有魂無魂之間而執魂之一言以觀世俗之文則雖

洋洋大篇足以譁世而取寵皆僵且腐者而已而豈可以謂之文乎宣城程君偕柳與余交十年間歲相見則文益進今年秋余遊江都偕柳亦適授徒於此一日盡出全稿示余余蓋一再諷誦涵泳而歎其有魂焉以行乎其中誠非世俗之所及也因悼百川氏之早逝未獲見焉爲述其緒言而書之於簡端

梅文常稿序

吾江南文學禮義之邦推宣城爲最其士大夫多崇禮讓敦實行以清風高節砥礪末俗而士人讀

書爲文章不肯雷同詭隨以趨時俗之所好居常被服古人闇然自晦不求人知蓋猶有先民之遺風焉往者余得交於梅氏二君子曰定九曰雯坪皆粹然儒者也已而遇程君偕柳於金陵因偕柳以識梅君文常文常定九之族孫也而雯坪之仲子也偕柳文常兩人文采斐然而有至性篤行與人交肫肫乎其意之有餘也歲丁亥秋吾來南陵客劉氏之慕園而文常亦適自郡至慕園者吾師光祿公課子及孫讀書之所而文常實公之婿也公在朝既以風節名天下及致政歸而閉戶蕭然

論文著書不改寒素吾讀公文如泰山喬嶽嶄嶄不可攀躋也吾讀公諸子之文凌雲馭風飄飄乎莫不瀟灑而自得也而其家塾則沈君元珮王君豕雲爲之師文章行誼卓卓不同於流俗吾嘆宣州之多賢如此乃自公而外皆沉冥寂寞相與嘯歌於山之巔水之涯世未有知殷勤鄭重過而顧之者彼夫吳會之閒士相與飾虛聲以自炫耀奔走逢迎於貴人之門以釣高位而取厚資而沉淪掩遏顚在於抱殘守缺冥心孤詣之人豈不可歎也哉文常以其所作近藝示我大抵多作於慕園

與劉氏諸子及元珮之雲共爲商榷者也詣深而造微較余選者之所見意境者有不同焉而數子者久爲有司之所斥邪收余嘆制科之不足以得士而猶幸先民之遺獨存於宣州君子之處於世爲其己之所當爲者而已人世之得喪榮辱夫何足道因書於其稿之首簡而並以質於定九雪坪僧柳以爲何如也

程爽林稿序

歲乙酉余在京師時與臨城成君乾夫往還乾夫篤於氣誼好交游每屈指淮上朋友數人而程君

爽林居其一焉已而江南鄉試錄至乾夫見爽林
名而喜指謂余曰此未易才也余以乾夫非妄譽
人者故心識之明年春夏之間余自京師南還客
吳門已而乾夫爽林亦相繼至時時相與泛舟飲
酒甚歡而乾夫復盛稱爽林之文章時余方從事
房書之役得爽林文數篇登諸集中毎一循覽未
嘗不歎乾夫之知言也歲戊子余將北適京師過
淮上主爽林家因得盡見爽林全稿近二百篇爽
林自爲抉擇凡得若干篇屬余點定而行之於世
爽林性恬靜厭塵囂君常鍵户不與人事相接往

踰年不出今其文皆鍵戶時所作也深思默會乃能盡究文章之旨趣羣筆爲文詞約而意精體備而格遠曩者乾夫之稱之也豈誣也哉吾聞程氏世有盛德自其先侍御公以風節著其後科名之盛歷百餘年相繼不絕至近日而英異之士比肩接踵而出爽林姪師恪與爽林同舉者也其文行人多稱之而爽林季弟豐伊兒子㜶震年少好學尤爲傑起不輩程氏之盛殆未有艾矣余點定爽林文旣畢而書其說如此並以質之乾夫以爲何如也

齊天霞稿序

余年十七八時即好交遊集里中秀出之士凡二十人置酒高會相與砥礪以名行商搉文章之事當是時意氣甚豪也顧傲睨自喜視天下事不足爲而此二十人者年皆與余相若日相與往還議論其中惟齊君天霞與其弟蘇署尤好余不以余爲不肖而常以余之論爲是居無何則各以家貧教授生徒分散以去歲一再相見而齊氏兄弟學益高文日益進諸同學之士皆稱之以爲莫及久之余游學燕山自是奔走趙魏河洛齊魯閩越之

間凡十餘年而歸則天霞方以貢入於太學而蘇署適還自嶺南時時過我相與慰問平生輒悲喜之交集天霞與余雖蹤跡錯互而書問不絕其所作文章亦嘗於郵筒中相示至是見蘇署所作余益歎兩人之衣貪於奔走而不輟其業且屢進益工不覺自顧而歎其衰之甚也踰一二年而蘇署卒於家余方在外聞之悲悼良深天霞檢其遺文時展視之涕淚零落傷其弟之有才而不得志早亡也歲乙酉天霞舉於京師明年成進士又踰一年其同年生方君靈臯為刊其稿於金陵而叚蘇

署所作若干篇附之時余方客淮上天霞以書來曰願有言也余惟區區數十年間朋友之際其爲聚散離合盛衰生死萬變不齊廻首少時宛如昨日而意氣已畧無復存蹉跎荏苒卒老於風塵之中讀書無成修名不立即諸同學之士亦多食貧作苦蠖屈不伸而至於蘇署者墓木幾拱焉追念舊遊忽忽已往以故序天霞之稿而牽連及之概不禁百感之横集也若夫天霞之文奇矯而蘇署之文清曠靈皋之論如此余無以易其說焉

楊千木稿序

古之論文者多矣皆有取於荀子中子二家之說焉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今夫天地萬物莫不有理文也者爲發明天地萬物之理而作者也理之不明是已失其所以爲文之意矣而何文之有乎荀子曰君子之言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愚者之言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夫志義者則理之說也吾見近世之士本無所爲志義之存也舉筆爲文於理曾未之有當正如荀子之所謂芴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誻誻然而沸者耳而可以謂之文乎余生

平論文多否少可而獨於楊君千本之文竊以爲有君子之心焉楊君之稿蹤二百篇余循覽再四而見天地萬物之理畢具於其中蓋楊君之志義於是乎爲深究楊君深自貶損不遠千里而就余於吳門商决其可否余爲選得若干篇楊君復自割愛去其三之一存者舉以授其弟穀似刻諸江南穀似余門人也屬余再加點定并序之余惟舉荀子文中子兩家之說以證明楊君之爲有道之君子非世俗之所能及而楊君猶不自信謙謙下問於余堅不肯多付雕刻彼夫世俗中刊本累十

盈百皆愚者之言耳而盡布之於市肆何爲者哉近日浙東作者輩出以余所見如淳安方君文輈山陰傅君孔木與余千木皆卓然無愧於古人之旨世有深於志義之士必能好之從此言文而無不及理天下之有文也以諸君子爲嚆矢矣

馬宛來稿序

採金於山其始塊然土也而爲金爲錫爲銅爲鐵雜出於其間而莫能辨有良工者取而置之鑪冶之內鎔化鍛鍊於是精粗各別美惡互分有金焉錫焉銅焉鐵焉而金又有良焉有不良焉金布於

市適於用而不知始採之之難如此今夫有司之衡文於場屋之中亦猶工之採金於山也乃往往去其良金而惟錫與銅與鐵之是收且儼然名之曰是良金也而錫與銅與鐵一旦獲良金之名久亦自以爲果良金也於是以布之於市而市亦用之當斯時也爲良金者委棄於泥塗之中而過者曾莫之顧豈不異哉雖然金錫銅鐵之用終不可混也精粗美惡之質終不可掩也吾未見夫良金者之終委棄於泥塗也彼夫錫與銅與鐵之得意以去而爲良工者之所竊笑久矣儀封馬君宛來

以吾友湯太史孟升之書來訪我於金陵孟升盛稱其文余閱之光采炫燿而目不給賞者果良金也異日者有良工焉採金於中州而得良金焉必宛來也夫因書以復於孟升以爲何如也

蔡瞻岷文集序

時文之外有學而時文非學也制科之外有功名而制科非功名也世俗之人第從事於時文以期得當於制科久之果得當焉則衆相與賢之以爲是人也讀書於是乎爲有成矣殊不知其人雖登高科躋膴仕而不可謂讀書之有成也夫讀書之

有成者不必其得當於制科雖以布衣諸生蕭然蓬戶而功名固已莫大乎是焉則亦視乎其學之遠且大者而已矣學莫大於辯道術之邪正明先王大經大法述往事思來者用以正人心而維持名教也且獨立於波靡之中而物誘不足以動其中富貴貧賤不足以易其節苟其得志也持是而徃恢恢乎有餘也苟其不得志也亦若將終身焉此則眞所謂功名者也此則眞所謂讀書之有成者也彼時文之士制科之徒曾有一於此乎余客游四方與士大夫交遊而求學者於時文之外求

功名於制科之外頗得數人焉於浙江則得葛君季野於燕京則得劉君繼莊王君崑繩於吾同郡則得蔡君瞻岷此數人者其學其功名誠如余之所云云者而非世俗之人之所及也瞻岷通敏有才辨其氣甚豪而鑽研於典籍者又精且熟此數人者各居異地而惟瞻岷與余否相避聲聞頗數往還數人嘗與余約偕隱舊京而瞻岷不果至余亦尋自金陵返故鄉繼莊則早死吳市季野亦旅卒燕山久之瞻岷亦沒於江都而余與崑繩南北間隔皆躑躅行吟落寞無所嚮其亦不能無慨也

已季野之書在史館纖悉之書今雖零落然異日必有刋而傳之者而瞻岷遺稿其友人某方捐貲刋刻之於江都諸君子雖不得志而立身行己卓然爲狂瀾之砥其學明體達用輔經翼史而文章足以發先聖之緒砭末學之愚其功名豈小也哉嗚呼時文之士制科之徒雖一時僥倖得志不轉盼而已灰飛烟冷乃蕭然蓬户之中布衣諸生獨爲其遠且大者而學問功名之事尚存於人間此吾所爲序瞻岷之文而不禁喟然興嘆者也

余讀高屯部明水先生遺稿而歎前輩之用力於文章者非後人之所及也其論文之訣有曰凡作文必先有意人之爲文愜於心而稱爲得意者得此意也嗚呼先生之論文可謂精矣先生以萬歷之季登進士當是時文運波靡而先生以清眞刻露之文搘拄其間今讀之超然筆墨之先盡出獨得之解如先生之文乃可謂之有意者也先生之子虞部公崇禎間進士其文亦眞意獨出不染時解無愧先生之家風蓋余觀於高氏父子之遺文益知文章眞僞之所由別而執意之一言以繩世

俗之作則多無文竊欲刻先生兩世之稿布於世使學者知有所用力焉屯部正直取忌受禍而虞部累著勞績引疾歸隱居不出虞部之子念祖先生嘗為余稱其祖父之風節泫然流涕又懼其文之泯沒弗傳也而屬余序之故為之書

四家詩義合刻序

余嘗以謂四書五經之蟊賊莫過於時文而其於五經也尤甚四書者人人皆誦習之而五經則各專治其一四書之文雖其至不肖者猶稍有所用力於其閒而至於經義則雖能文之士亦或不免

於鹵莽以從事何者主司之所重不在於經義而士之應試者益相率苟且以應之甚至有場屋命題之所不及者棄去不讀叢句讀亦有所不能盡不但不解全經之義而已也士當大比之年輒取其所治之經删而閱之擇其可以命題者爲雷同腐爛之文彼此抄襲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入格而北方之士場屋於經義四道併四人者各出其所記一篇互換謄寫士風之苟且至於如此而五經之不蕪沒也幾希江之南北有能文之士四人曰劉大山曰朱師晦曰陳曾起曰劉北固此四人者

皆治詩慨然一洗世俗之陋其於詩義一以爲四書之文之法爲之此四人者固工爲四書之文者也嗚呼使天下之士治經者皆能如此四人而五經之蕪沒庶其有救乎余家世治詩余亦治詩後亦改治易而世之易義其爲聖人之蟊賊者又甚於他經而余疎慵固陋不能執筆有所救正愧四人者多矣會師晦刻四家詩義既成而屬序於余余故及之並以告世之治經之士讀四家之文者翻然而知所興起也

南山集卷三終

邑後學張仲沅校刊